

“我幸福的母亲啊，你的心太软；一百多年前，我走了，离你太远；那会儿把我没护住，我没法知道，出了陕西，还能在哪里扎下营盘……”

——摘自哈萨克斯坦东干诗人索阿宏诗歌《相信母亲》

# 哈萨克斯坦 有个“陕西村”

距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西南约200公里的库尔代县，是哈萨克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吉尔吉斯斯坦三国的交界处，距离唐代诗人李白的出生地仅十几公里。在这里，居住着一群特殊的居民，他们黄皮肤黑头发，

小孩子都会背诵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”，老人们能用地道的陕西话进行交流。他们就是在100多年前迁移到哈萨克斯坦境内的陕西人，也被当时的沙俄政府称为东干人（陕西方言“东边的人”）。

今天，“陕西村”人在创造并享受现代生活的同时，也固守着先辈们从中国带去的百年传统。

“丝绸之路复兴之旅”车队近日探访了这个被称为“陕西村”的东干人聚居区。

## 抗清军战败西迁 3000人繁衍至13万

“月亮月亮渐渐高，骑白马带大刀……”6岁的伊斯兰姆站在自家的院子里，吟唱着歌谣。这首曾在陕西流传数百年歌谣，竟然能够在距离西安4000多公里外的异域他乡听到，这让“丝绸之路复兴之旅”考察团内的陕西籍团员们兴奋不已。

在哈萨克斯坦130多个民族中，东干人是受教育最高的

少数民族之一，出现了许多音乐家、画家以及艺术家，在该国经济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安胡塞担任人民委员会常委，还是总统顾问，可以直接向总统反映问题。

据安胡塞介绍，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，中国西北陕甘宁等地的回民联合当地各族人民掀起大规模反清起义。1877年起义失败后，起义队伍约3万

余人向西翻越天山山脉，最后有3314人来到中亚。其中由起义领袖白彦虎率领的一支队伍就在俄国秋河岸边扎下“营盘”。从此，他们居住的村子就被称为“营盘村”，当时的沙俄政府接纳了他们，并按陕西话音称他们为东干人。

130多年之后，当初的3000多人，已经繁衍为现在的近13万人。

## 居民保留中国传统 公务员被称“衙役”

安胡塞家所在的新渠村，就是从数公里之外的营盘村分出来的。一条东西走向的马路穿村而过，酷似中国的一个小镇。这里的居民，每家每户都拥有1至2辆小汽车，无论是上

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生产的“老爷车”拉达，还是最新款的丰田、奥迪，在村子里都可以看到。

尽管小汽车早已经普及到家家户户，但“陕西村”的居民

却近乎顽固地保留着130多年前从中国带去的传统。他们吃饭用筷子，睡觉睡大炕，称政府为“衙门”，称公务员为“衙役”。在陕西已经失传的一些歌谣，仍在这里传唱。

## 嫁衣穿了130多年 汉字已经“失传”

为了保护和传承自己的文化和传统，“陕西村”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建立了自己的人文历史博物馆。在中小学校的走廊里，也张贴着不少关于东干人生活习惯的图片和文字。

“陕西村”的博物馆不大，陈列着不少黑白照片、画像、服饰以及农具等。据博物馆工作

人员介绍，第一代“陕西村”人抵达这里后，看到人烟稀少，土地肥沃，就定居下来，并垦荒种地，播种下从老家带来的麦种和菜籽，就此繁衍生息。

博物馆里一名身穿华丽服装的少女，引得大家纷纷合影。少女身上穿的是出嫁时的婚服，头发也盘成“蓬头”并戴上精美头饰。这身出嫁的服饰，在

“陕西村”从未改变过。

“陕西村”的学校只教哈萨克语、俄语、英语以及他们自己的东干语。所谓东干语，就是用俄文字母拼出来的陕西方言。这种文字语言，懂俄语的听不懂，中国人也读不懂。尽管他们说的陕西方言都非常地道，但方块汉字在这里已经失传。

## 老人们填词做诗 后代回中国读书

在陕西村博物馆里，考察团见到了2位德高望重的东干老人，82岁的作家兰贺雅（音），他填词的歌曲《营盘》，传遍了前苏联的回民聚居区；68岁的东干诗人索阿宏，还当场为考察团朗诵了自己的诗歌

《相信母亲》，字里行间，无不透露出颤抖的乡音。

回中国寻根，这是大多数“陕西村”人的愿望。

安胡塞的一个儿子，现在还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读书。在安胡塞的支持下，“陕西村”

已经有数十名学子被派到中国学习中文和普通话。在“陕西村”人的内心中，回中国读书，不仅仅是学习，更多的是源自血脉深处的寻根。

据《新闻晨报》



▲一名9岁小女孩手捧龙形馍，这是东干人欢迎贵客的最高礼遇。这种风俗，也是他们的祖辈在100多年前从中国带过去的。



▲“陕西村”创始人白彦虎第五代白伟华（左男）携妻儿在丝路长卷上签名。



▲东干新娘的传统服饰和装束。